


当婚姻遭遇挑战
当初恋卷土重来

悉采心 / 著

不离婚 的女人

当女人在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婚姻的同时，并不知道，婚姻并没有把她全部的真实，都交给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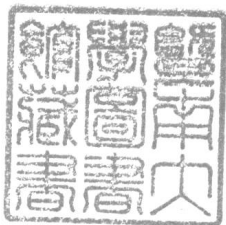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744



不离婚的女人

悉采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离婚的女人 / 悉采心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482-0

I. ①不… II. ①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305号

书 名	不离婚的女人
作 者	悉采心
责任编辑	于奎潮 王娱瑶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业荣升印刷(昆山)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5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482-0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幸福与不幸	001
第二章	失与得	005
第三章	海归与海藻	008
第四章	球场与职场	012
第五章	矛与盾	015
第六章	粉与红	017
第七章	痴心与负心	021
第八章	普拉蒂尼与梁朝伟	024
第九章	失梦与失业	026
第十章	阳刚与阳痿	030
第十一章	出差与出走	035
第十二章	成果与后果	039
第十三章	翻译与翻身	042
第十四章	幸事与性病	046
第十五章	相助与相逢	050
第十六章	借贷与等待	054
第十七章	伟哥与矮哥	057
第十八章	洗脚与失足	061
第十九章	「18+」与「18-」	065

第二十章	合谋与主谋	069
第二十一章	欲说还休与欲罢不能	074
第二十二章	赴约与失约	079
第二十三章	模拟法庭与心灵审判	084
第二十四章	伤手与红袖	087
第二十五章	红衣裳与绿帽子	091
第二十六章	上门与上床	095
第二十七章	血与泪	099
第二十八章	千伤与百乐	102
第二十九章	失父与丧女	105
第三十章	弃婴与寻女	110
第三十一章	阴影与梦影	114
第三十二章	相守与失守	117
第三十三章	温床与病床	120
第三十四章	烟蒂与火炬	123
第三十五章	别离与团聚	125
第三十六章	顺流与逆流	129
第三十七章	感冒与感动	133
第三十八章	做爱与做孽	136

目录

目录

第三十九章	门里与门外	139
第四十章	姑夫与情夫	142
第四十一章	内乱与外患	146
第四十二章	相求与相逼	150
第四十三章	商场与情场	152
第四十四章	楼前与幕后	155
第四十五章	明里与暗处	158
第四十六章	奔跑与追赶	162
第四十七章	相救与相辱	164
第四十八章	告状与告辞	168
第四十九章	回家与回国	171
第五十章	婚逼与婚变	175
第五十一章	还钱与还房	179
第五十二章	登堂入室与净身出户	183
第五十三章	家园与家暴	186
第五十四章	卖房与蜗居	190
第五十五章	生抛与死爱	194
第五十六章	自杀与自救	199
第五十七章	突飞与突变	203

第五十八章	喜新与厌旧	207
第五十九章	报恩与报仇	212
第六十章	外办与游伴	217
第六十一章	打胎与打扰	221
第六十二章	走险与走运	225
第六十三章	对话与对质	228
第六十四章	断背与断念	232
第六十五章	复得与复仇	237
第六十六章	将计与就计	243
第六十七章	赶场与杀场	249
第六十八章	谋害与错杀	265
第六十九章	尾声	262

第一章

幸福与不幸

这是一个典型的旅美华侨之家。一栋洋房四口人，上有一对璧人，下有一双儿女。若不是一家之主司徒慧在经济海啸中丢了工作，这个坐落在美国L市的华裔之家，无疑便要归入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家庭”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不幸之家”和“不幸的幸福之家”呢？托老没有说。他把那样的“夹生饭”，“托”给了今天的饮食男女。

好在是，文学永远是迷失者的收容地。

傍晚，刚过月事的雨因冲了个澡，又把玉兰香的护肤乳擦在粉嫩嫩的肌肤上。手指碰到毛茸茸的私处时，雨因觉得那里饱胀得犹如一枚熟透了的果实。

当雨因吹干短发、穿着肉色休闲装下了楼时，十一岁的儿子正坐在客厅的钢琴旁，断断续续地练着“肖邦”；而八岁的女儿也像往常一样，跟哥哥扎堆，在他身后的茶几旁埋头涂涂画画。她面团儿一般的小脸上，两排松针一样的长睫毛直刷刷地扑打着天真；头上的一对羊角辫，更是把她的一脸稚气高高地举向了天空。

望着两个孩子的身影，雨因想说什么，欲言又止。她看了一眼厅里的挂钟，便轻手轻脚地穿过过廊，径自来到厨房，系上刚洗过的紫花围裙开始准备晚饭。

雨因不仅有着果子一般成熟的身体，也有厨子一般娴熟的烹艺。很多出国留学的女生都是上得了厅堂，下不了厨房；或是厅堂上苹果脸，厨房里苦瓜脸，但雨因不是。她觉得做菜调味跟做爱调情一样，都是女子们嫁人后趣味无穷的家政课。有了孩子以后，她便像很多为妻为母的女人一样，虽然自己不善吃，却爱看别人的善吃相。尤其是老公孩子对着她煮的饭菜“生吞活剥”时，她看都看饱了。

“妈妈，是什么闻起来这么香啊？”琴声停止，儿子对着厨房大声喊。

“查理，是豆瓣鱼片。别分心哈，好好弹琴，待会儿还有更多好吃的慰劳你呢。”雨因麻利地翻动着锅铲，时不时地颠两下，让菜肴在火苗中翻着漂亮的跟斗。

“豆瓣鱼片？可是妈妈，我更喜欢上次中餐馆里吃到的糟溜鱼片。等下给我做个吧，别忘了多给我放些酒哈！”查理扯着嗓门继续喊。

“还糟溜呢，我看你今天这琴溜得够糟的了！——查理，怎么回事呀，一直弹得



磕磕巴巴的，照你这样弹，肖邦还怎么顺畅地‘悲伤’？”雨囡把红澄澄的鱼片倒入椭圆形的瓷碟中。

“妈，你不是常说什么巧……巧妇……对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这琴都大半年没调音了，再加上我这是新曲子，所以很难搞的。妈妈，安妮他爹地说下午来帮我们调琴，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

“你说的是 Uncle 陆呀？昨晚我到院子里叫猫咪回家时，看见 Uncle 陆在马路对面停车后下来，到 Auntie 苏家去了。见他只是一个人没带安妮，我就没叫他。妈，要不然给 Auntie 苏打个电话问问，看 Uncle 陆还在不在，什么时候会来，我还等着他把安妮也带过来，跟我一起玩呢！”米雪儿也在一边嚷嚷着插话。

还没等雨囡回答，就听到查理嘿嘿一声坏笑：“噢，看 Uncle 陆还在不在 Auntie 苏家？米雪儿，你的意思是说，Uncle 陆会在 Auntie 苏的家里过夜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昨天在我那里打游戏玩累了，还睡在我的房里呐！”

“那不一样，我们是一家的，他们不是；不，他们是一家的，我们不是……哎，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

“不懂怎么样？——我走，不陪你了！”妹妹稀里哗啦地收拾着纸笔。

雨囡听小哥俩又掐起来，就用围裙擦擦手，过来把米雪儿领到厨房端头的早餐桌旁。她先是拍拍米雪儿的头，然后就走到对面的零食间里，找出一包 MM 豆，撕开后倒些在纸盘上，色彩绚丽的糖豆就喜庆地拥挤在盘底，——那是哄米雪儿开心的五色法宝。

“妈咪真好，我这次吃完后一定马上刷牙，你能多给我一些吗？”雨囡手中的纸盘还没落到桌上，米雪儿的双眼就瞪成了两粒 MM 豆。

刮了刮女儿的鼻子，雨囡说：“雪儿，你跟哥哥总扎堆就会掐架，跟巧克力总扎堆就会发胖，什么都不要过分才好。”

她说完刚想回到灶旁继续烧菜，忽然就被米雪儿搂住了脖子。她说妈妈，你真好，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多豆豆可以扎堆，谁还会跟哥哥扎堆呀！——咦？妈，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呀！

“当然了，妈妈在做鱼呢。”雨囡亲了女儿一口。

“不是，不是吃的，而是闻的。妈妈的身上爸爸最喜欢的玉兰花味儿。”

雨囡脸一热，还没回话，就听查理在厅里跟着起哄：“噢，难怪不爱吃辣的妈妈今天却偏烧豆瓣鱼片，原来是给爸爸做的哈，——哎？爸爸走前不是说，要到这个周末才能结束会议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还不知道，”见米雪儿正开心地仰着头、以自由落体运动的方式把豆豆丢进嘴里，雨囡就拽了拽她的羊角辫，然后转身来对着厅里大声说，“查理，我下午才看到爸爸早上发来的邮件。他说项目报告和图文演示都做得很顺，老板早饭后通知他



们,说他们部门的既定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收工回家了。所以爸爸就临时决定搭今晚的飞机,提前回来了。”

“呼比!看来爹地这次出差谈判成功,回来后一定能顺利当上部门的主管了!”查理说着就奔过来。

“咻!爹地要回来了,一定会给我带回个超好超惊喜的大玩具!”米雪儿把无袖连衣裙外的小胳膊,高高地举向天空。高声欢呼的嘴巴里,早被五颜六色的巧克力汁混成了调色盘。

雨囡望着两个哄翻天的孩子,一丝笑容浮上嘴角,却更把几丝牵挂藏在心底。——阿慧走之前,明明告诉她说,公司会在这次国际性的融资会议后,让前去谈判的员工在当地逗留几天,参加公费举办的“南美四国三日游”,可为什么看上去像是突然就取消了?

他在邮件里没提此事。她关了电脑后给他拨电话,可他没有接。她想那时候他说不定已经登机入舱了,就没再打过去。

“妈妈,爹地是哪班飞机回来?用不用我们接?”查理见母亲望着他们发呆,就停止了起哄,小大人一般地围过来。

“当然不用。像每次出差一样,爸爸走的时候把车子存在机场,回来下飞机后再把车子开回,很方便的,不用担心。不过让我纳闷的是,他到现在还没有电话来,是不是飞机晚点了?”

查理说那你把班机号给我,我上网查查看。

“是不是找借口逃避弹琴呢?”雨囡嗔怪地看着儿子。

“哪有哈,反正打电脑也是敲键盘,一样练手指。”查理贫着嘴。

雨囡想了想,就伸手到围裙下的裤兜里摸了摸,然后掏出来一张小纸片,说好吧,航班号在这上面。你爸在邮件中只告诉我飞机晚上到,没说具体时间。你帮我查查到底是几点,我好知道什么时候开炒他最爱吃的锅爆肉,那菜可是一凉了就腻得没法儿咽。

查理说声OK,接过纸条刚想走,不想妹妹拽住了他。她说哥,你先别走,我想跟你说了声SORRY,然后请你把“汤姆和杰瑞”帮我放上好不好?新买的放像机太复杂太难搞了,我不会弄……

雨囡见两个孩子和好如初,就吁口气,回到炉台前。她对着台面上七碟八碗的食材,想着接下来该烧哪一道才不怕凉,忽然就听见楼上有手机的铃声。猜想也许是司徒慧下飞机后打来电话,她就赶紧解下围裙,从饭厅穿过去上了楼。

“暖,暖,是雨囡吗?”电话里是位妇人。

“对,你是……?”雨囡蹙起眉,努力地分辨着这个听上去有点耳熟的声音。

“雨囡,是我,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到你家照顾你母亲的焦妈。”对方操着胶东半



岛的口音，让雨囡想起散发着海水味的家乡——东洲城。

“哦，听出来了。焦妈你好，找我有事吗？”雨囡这回彻底想起来了，这位妇人是两月前经由国内一位老同学的介绍而给母亲选定的新保姆。雨囡在她到她家上班的前一天里，跟她通过一次电话，向她交待过寡母的一些细情。

“是，是有事……雨囡，你几天前给你母亲的汇款，跟上月一样，又被月中回来管老太太要钱的可裘丫头给拿去了。月底了，老人家没钱付我这个月的薪水，就出去借，结果在邻居家的石头台阶上把脚给崴了。我想带她去看病，她却执意不肯，说要等下月你的钱寄到了再说。可眼见她这两天下不了地，脚脖子越肿越高，我心里急得慌，就赶忙找出你的号码，打了电话。”

雨囡听后，就着急地问：“焦妈，除了脚，我妈她有没有伤到其它地方？”

“没有没有，”焦妈赶紧安抚着，“她很清醒，刚才见我张罗着给你打电话，就横竖叮嘱我不要往家里挂，而要我打你的手机。她说一旦姑爷碰巧在家接电话，听到要钱的事，肯定又会对你不高兴，让你为难啊！”

雨囡不接茬儿，只继续交待说：“焦妈，请你抓紧时间带我母亲去看病，别误了事。医药费你先帮我垫上，我这两天就会再寄些钱去，日后让我妈补给你。”

不想焦妈听了这话就嗫嚅，说雨囡呢，如果你焦妈能垫上那看病钱，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吗。跟你说句不怕你笑话的大实话，我那上大学的儿子，比你家可裘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啃老族。不但啃，还啃得你一点渣都不剩，连我乡下那点儿每月由政府发给贫困户的几百块，他也不放过，想方设法地把它抠走，想起来真让人寒心啊！

雨囡听罢就叹口气，抓了抓额头便说：“焦妈我懂了。不知者不怪，你别往心里去。不然这样吧，你先从家里的药箱找些跌打损伤的药来，给我母亲敷上，我这就去查查电话本，看能不能找到一家24小时服务的电汇服务处，今晚就把钱汇去……”

挂断电话，雨囡的心里糟头乱绪，一时捋不清。她静立了一分钟，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便来到隔壁的小书房，从抽屉里找出上次给母亲寄钱时的电汇收据，又顺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马克笔，照着收据上的信息，把母亲那冗长的账号和银行国际代码抄在一张白纸上。之后，她转身拿出桌头的黄页广告，刚翻到国际汇款代办处的那一栏，就听到安静了些许时间的小哥俩，又开始用英文掐架。

“查理，这么半天了，你怎么还不给我调台，光看你自己的呀？”米雪儿大声质问。

“我在忙正经事呢，你别烦我好不好？！”查理抗议。

“忙什么忙，就盯着一个台不动，还忙呢！——不就是一架满天乱转的飞机吗，有什么看的呀？！”妹妹哼了一声。



“你真啰嗦，闭嘴好不好?!”查理大声吼道。

“什么?竟让我闭嘴?你这么讨厌,是不是又想让我告诉妈妈你欺负我呀!”妹妹嘤嘤地哭了起来。


雨因听了,心里有股火腾地冲上脑门。她刚想冲着楼下发威,忽就听到查理用英文对着楼上喊:“妈,快下来快下来,这次我听清了!他们刚才说的果然是L7SHANG8X次航班!”

“谁?什么航班?——查理,你又在胡说什么?!”一丝凉意爬上雨因的后背。

“妈,不是呀,我在说正经事!给米雪儿放带子时,不小心调到新闻台,见屏幕上正在现场直播L市国际机场发生的一桩紧急状况,——妈,爹地乘坐的那架飞机,此刻正在空中盘旋,因为飞机在降落时遇到了麻烦……”

“麻烦?什么麻烦?!”雨因骇然地问着,抬腿向楼下奔去。

“控制器上的电子元件突然失灵,起落架下不来,飞机无法着陆。新闻主播刚刚说,机长想以机腹着地的紧急迫降方案,已遭到地面指挥塔的坚决反对,因为塔里的专家们说,飞机擦地时的火花,极可能引起油箱的爆炸。”



第二章 失与得

一架银灰色的大型客机,在傍晚的天空中盘旋着。无从着落的危机,让飞的本身成为一种挣扎。

不远处的天边,玄青色的云团烟霏雾漫,一场大雨蓄势待发。

电视屏幕上,左下角的金发女主播坐在现场跟踪的宽屏背景前,神情严肃地报导着最新消息:由南美飞至美国L市国际机场的7SHANG8X客机,因为控制系统电子元件的突然失灵,起落架不能放落,飞机无法正常着陆。为了防止腹降时摩擦起火而引起的油箱爆炸,这架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的上空做持续性的盘旋,直待燃油耗尽的那一刻,机长方可采用以机腹着地的最后之法,以求生还。——目前,为了保证舱内的良好状态,机组人员并未将此突发事件告诉给机上的乘客,而是将其迟降的理由解释为:地面上暂无跑道,飞机在待令着陆。在这里,也请此时此刻正在电视机前观看此新闻的乘客家属,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给飞机上的亲人或朋友打电

话,以免影响和干扰机上航空器的正常运行,让飞机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电视机前,雨囡搂着两个被现场画面惊呆了的孩子,身子微微颤抖起来,——她怎么也没想到,几小时前还在 E-mail 中对她说“今晚回家后要好好抱抱你”的丈夫,此刻正与自己天上人间,中间隐隐地隔着一道生死线。

镜头掠过播音员,焦距渐近,天空上的飞机成为画面的特写。它嗡鸣疾速地飞翔着,像一只无从回归的倦鸟,在死亡的边缘上打着转。

弱小的米雪儿终于挺不住,她大叫了一声“爹地”,一头扎进雨囡的怀里,哭了起来。

雨囡说雪儿乖,不怕不怕,话还未完,眼泪却似潮水一般地浮上眼眶。查理对着电视紧锁眉头,咬住嘴唇,眼睛里眨着泪光。雨囡见状,便想自己不仅是妻子,还是母亲。她赶紧擦擦眼睛,更加搂紧两个孩子,语气镇定地说:“查理和雪儿,不要怕,也许情况不会那么糟。记得妈妈从前看过一条新闻,好像是说阿联酋的一架飞往孟加拉国的客机,中途降落在一个机场时俩轮胎突然破爆,不得不以机腹擦地的方式做紧急着陆。虽然机尾和机翼随后起火,但因当时天上正大雨滂沱,阻止了火势的蔓延,使得飞机上 200 名乘客在 20 分钟内,全部安全撤离了飞机……查理,雪儿,你们看,现在机场上空浓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到来,那说不定就是上帝备好的灭火器呢……”

查理依然盯着电视,没有什么反应,仿佛早就知道妈妈的例子不过是支哄小孩的棒棒糖,临时拿出来晃悠悠而已;可米雪儿便不一样了,她抬起脸来,扑打着挂着泪珠的睫毛,点点头,把两只小手抱到一起,开始低头祷告。

就在这时,响起了叮咚的门铃声。

雨囡想,也许是调琴的路克·陆来了,又觉得自己此时忧心如焚,全家乱成一团,哪有心思去听空空咚咚的调琴声,——可什么又是开门后将其婉言拒绝的理由呢?

她正犹豫着,忽然就听到门铃声换成了敲门声,然后便有人在外面喊:“雨囡,是不是电铃坏了呀? ——开门呀,我是苏。”

雨囡吐口气,过去打开门,见是西装套裙、发髻高束的邻居苏。她见到她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趴在这个近邻的身上大哭一场,但又想,从苏搬进这个社区,才不过两个多月,彼此间毕竟还不是可以耳鬓厮磨、同悲同泣的闺友,又见她这是一副要去上夜班的模样,于是不得不抑制住了自己。

“怎么了,雨囡,”她扬起精心纹过的两道细眉,关切地问,“怎么脸色这么差呀? ——对了,是不是‘倒霉’了还没完事? 前几天找你去健身房时,你不就说来了那个去不了吗? 怎么还没过去?”

苏是江南人,声音吴侬软语,却总是说不出“吴侬软语”的话来。



“是倒霉……哦，这次时间久。”雨囡没心情解释，顺口撒个谎。

“不会吧，你还没我大呢，怎么也跟我一样拖起来了？”苏嗔怪，一脸的半信半疑。

“提前进入更年期了。”雨囡顺着惯性，胡说不自量。

“得了吧你，我不信！告诉你，就连我那个‘拖’，大半都是假的，不过是找个借口的‘托’，不然的话，像路克这么壮的老美，还能受得了？！——他可不像咱们华男，凡事知道悠着点。他这方面的自制力差，你不找个理由拖着他的话，他得机会就会过来搓磨你，烦死人了！”苏起劲地嗔怪着，不知道是在臭摆路克的性欲，还是在显摆路克的性能力。

“路克不是说，今天要到我家来调琴吗？”雨囡改了话题，打断了她。

“哎，我过来就是要告诉你，他昨天把安妮送到她奶奶住的老年公寓后，就过来等我，直到我早晨下班后从赌场回来。他见了面就折腾我，好像还真是挺想我的，这会儿累得睡着了。——咳，要是当初知道他会真的爱上我，还搞这个假结婚干什么呀？不过这样看呢，三年后他若是离不开我了，到时候钱我收回来，人归他，也算是人财两不空呐！”

雨囡听了就勉强笑笑，然后就赶紧跟了一句，说路克休息了也好，我们晚上还有事，我看今天调琴的事就算了，改日再说吧。不想苏听了后一摆手，说哪能呢，你不知道，老美有那个劲儿，说话特讲信誉，保证说到做到。——这不，刚才他看到我在卧房的衣橱前换衣服，要去上夜班，就迷迷糊糊地嘱咐我说，出门后路过你家时，一定代他说声对不起，并让我告诉你，他晚一点起来后就过来。

雨囡皱了皱眉，想说什么还没开口，就听见查理突然在里面喊：“妈姆，快来，快来看看啊，飞机——飞机的起落架下来了，下来了，可以正常降落了，正常降落了！”

雨囡听了，脸上瞬间兴奋得火烧云一般。她转身就想往里奔，却因为苏不得不又止了步。

苏见此状，就善解人意地一笑，说雨囡你可真有耐心，原来在家跟孩子玩飞机呢。——哎，昨天听路克说，安妮上次来玩时，在你家看到了今年升级版的儿童遥控飞机。要不是现在我着急上班，还真想进去看看什么样子的，等安妮下个月过生日时，好给她买一个跟她套套近乎，也省得她总是一见面就对我冷个脸，让我进不去路克的家门……

苏磨叨了一阵后终于走了。雨囡回身关好门，跑回去，看到屏幕上的飞机已安稳地停在了跑道上，不仅双手捂面，眼泪像发水了一样溢满了掌心。女主播此刻已站起来，指着背景画面中的飞机，激动地讲述着机械师临危不乱、修复元件的详细过程；两个孩子更是从平日里的劲敌化为盟友，此起彼伏地拍掌欢呼着。

“妈咪，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一定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才救了爸爸的！可我祷



告是赶快下大雨，好让飞机落地时不起火，可上帝为什么就让元件修好了呢？”米雪儿喊累了，倚在妈妈的身上提问题。

“上帝自有上帝的计划，妈妈怎么知道？如果妈妈能知道，不就如上帝还厉害了，你真是的！”查理对付妹妹时，总是很“察理”。

“又开始争吵，就不能让妈妈消消停停地歇一会儿？对了查理，现在飞机停稳了，估计会让乘客跟外面通电话了，你在这边好好地带妹妹，我这就给爸爸打个电话试试。”雨因说完，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墙角处的花架旁，抓起吊兰下格板上的电话。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起来，雨因不由得蹙起了眉头。

“查理，你去门口看看。如果是 Uncle 陆的话，就跟他说对不起，家里临时有事，不方便调琴，让他改日再来吧。”雨因这次果断无比。

她说完了便去低头拨号，不想按完了号码刚刚把话筒放在耳朵上，就听见儿子在门口惊呼：“爹地，爹地，怎么是你?!”

雨因听罢，啪的一声撂了电话，一阵风似的奔向门口。

门里门外，雨因对着意外归来的司徒慧，喜极而泣。她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隆重的迎接，不是用鲜花，而是用泪花。

然而，她又何曾想到，一种失而复得的结局，正是一种得而复失的开始。



第三章

海归与海藻

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两个孩子围着爸爸忘形地尖叫着。雨因站在后面，含泪望着相拥在一起的丈夫和儿女，觉得“幸福”二字，从来没有像眼前这样清晰过。

“爹地，你不是坐 7SHANG8X 班次的班机回来吗？怎么飞机刚落地，你就到家了？难道是哈利波特为你挥了他手中的魔棒不成？”查理的问题发挥了魔幻主义的奇想。

“不对，是彼得潘把他的翅膀借给了爹地。”女儿的反驳带着浪漫主义色彩。

“你们说的都不对！是爸爸我，早已料到了那架飞机的起落架要出问题，坐它会倒霉，所以到了机场后就临时改变了主意，乘换另架早一班的飞机回来了！”

司徒慧那颇具个人英雄主义风格的回答一出口，就遭到了两个孩子的起哄。查理说：“Oh, no, 爹地，这话听起来好像你是圣经中的先知，可先知做事，是不会这样大意的！——你换航班之前，怎么也不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一下呀？”“就是，就是！爹地，你是不是想故意吓唬人，害得我在电视前哇哇大哭？！”米雪儿在“第三者”面前，总是哥哥的盟军。

司徒慧看看两个孩子认真的神情，又望了望眼睛潮湿的雨因，忽然就明白家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低下头来，搂紧两个孩子说：“Sorry, 爹地不知道家里发生的状况，刚才跟你们闹着玩呢。——是这样，爸爸也是在下飞机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才知道我原订的那个航班出了事的，而下午在南美机场里换班次时，我既没把换机当回事，更没想到会有那样的意外要发生。不然的话，即便是手机没电了，我也要去找个公共电话亭，跟妈妈和你们通个话，——不过呢，”他忽然间就语气一变，开始长声长调地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虽然没去找电话亭，但爹地却一直在机场的玩具店里转悠来着。查理，快把地上的这个大红包打开，看看爸爸给你和妹妹带回来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查理和米雪儿一听大红包里有玩具，便立刻双双“忘本”，兴奋不已地“啾耶”着。然后不由分说，两个人用蚂蚁拖米一般的努力，把袋子拽到里面起居室的地毯上，关了电视，团结紧张地“分红”去了。

司徒慧见孩子们进去了，就趁势凑到正在关门的雨因身边，在她的脸上猛亲一口，轻声地说：“让你担心了。不过真的是电话没电了，也没把换机当回事，没生气吧？”

雨因摇摇头说：“人回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生气？——不过，亏得那架飞机后来平安着陆了，不然不知道要有多少家庭跟我们一样，心落在了油锅里。”

雨因说着，就把司徒慧脱下来的西装外套接过来，又进到客厅和家用厅间连廊旁的小隔间里。那是由储藏室改成的小型更衣间，里面挂的大半都是司徒慧上班穿的西装革履。

“说的也是。不过，上那架飞机前我就感到了晦气，所以才临时改念换了航班。”司徒慧跟进来，摘下领带，脱着皮鞋。

“晦气？——刚才跟孩子说倒霉，这会儿又跟我说晦气，到底谁怎么着你了？”雨因深知司徒慧眼里不揉沙子的个性，猜想他多半是看到不顺眼的人，才临时“避人弃机”的。

“还不是组里一同去的那两个老印！排队登记时，一抬头看见了他们的背影，我立刻就倒了胃口。待他们离开后，我就到柜台前匆匆地退了票，改了班次。”

雨因一边挂着领带，一边问着说：“上次我随你去公司为张先生开欢送会的时候，觉得那两个印度人对咱们挺友好的呀。怎么，这次去开会，又合起来挤对

你了？”

“挤对算什么？——要不是我业务强，早就把我挤出这个纳米科研组了！别看这些老印平时里开朗热情，对人很 Nice，都他娘是装的，到了关键时刻，‘老阴’着呢！——就说这次融资会上吧，我作为此项目的发起人担任主讲，他俩本是配角，却在我作演示报告的几次会议中，不断地抢我的风头，抓紧一切机会在我们领队老板的面前表现自己。每次报告结束后回答对方代表的提问时，那个叫希拉多的家伙都是越位抢先回答，而另外一个被他“连帮带”而招进小组的吠舍，又总是犬马一般地在旁边附和着：‘诸位，还有疑问吗？尽管讲，尽管讲……我们讲英文，自幼就讲，因为我们的国家讲英文，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说他娘的阴不阴！”

雨囡见司徒慧气得红头涨脸，就抚了抚他高大的肩背，说别生气了，你聪明好胜，遭别人嫉妒也是正常的，如果那两个老印想当部门经理，咱让给他们就是了。靠着才智和技能吃饭，少管人事，岂不更安心！

司徒慧就哼了一声，说什么安心，有他们俩在身边的日子，还想过得太平？——就说这“南美四国三日游”吧，本来是公司会前日程安排的一部分，想用公费犒劳一下前去开会的员工。可谁想，昨晚那两个家伙在公司内部的总结会上突发奇想，讨好领队的总裁说：他们问过前去开会的一行人，大部分员工都在过去的度假中玩过了南美，可以考虑取消这个三日游，为不景气的公司节省些开支。当总裁转过头来问我的意见时，我虽然无所谓地点点头，可心里这个气呀，——差点就没把会场当成 1962 年中印边境的战场！

雨囡听了，就捋了捋司徒慧额前耷下的头发，说阿慧，早回来岂不也好。我和孩子能提前几天见你，还不是一样让人高兴！

司徒慧在雨囡温暖的眼神中平静了下来。他就势握住雨囡的手腕，把她揽在怀里，说可不是嘛，有香夫人在家等，我恨不得快点回来，谁还稀罕在那些土了吧唧的地方游来游去的！——哦，身上好香啊，想死我了！

“你还能闻到香呀，可我怎么只能闻到某人的一身臭汗味儿呢？”雨囡杏眼半眯，眉头微蹙。

“怎么，几天没见就嫌我脏呀？”司徒慧把嘴巴凑到了雨囡的耳边，坏笑着说：“告诉你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牛随牛，不能嫌弃我。——不过呢，有句话得早点偷着告诉你，你好有个准备。今晚你丈夫我不仅属牛，还是属蛮牛的，你要想看，怎么个随法啊！”司徒慧拥着雨囡那酥酥绵绵的身子，禁不住开始调情。

“快去洗洗吧，瞧你这一身汗，都快成水牛了。”雨囡嗔笑着，然后指了指门外，示意丈夫那两个小鬼随时都会进来。

“那好，”司徒慧放开妻子，却在她的耳旁紧跟着说，“到底是水牛还是蛮牛，待会儿床上见。”

